

金克木
散文精选

当代
中国

散文
八大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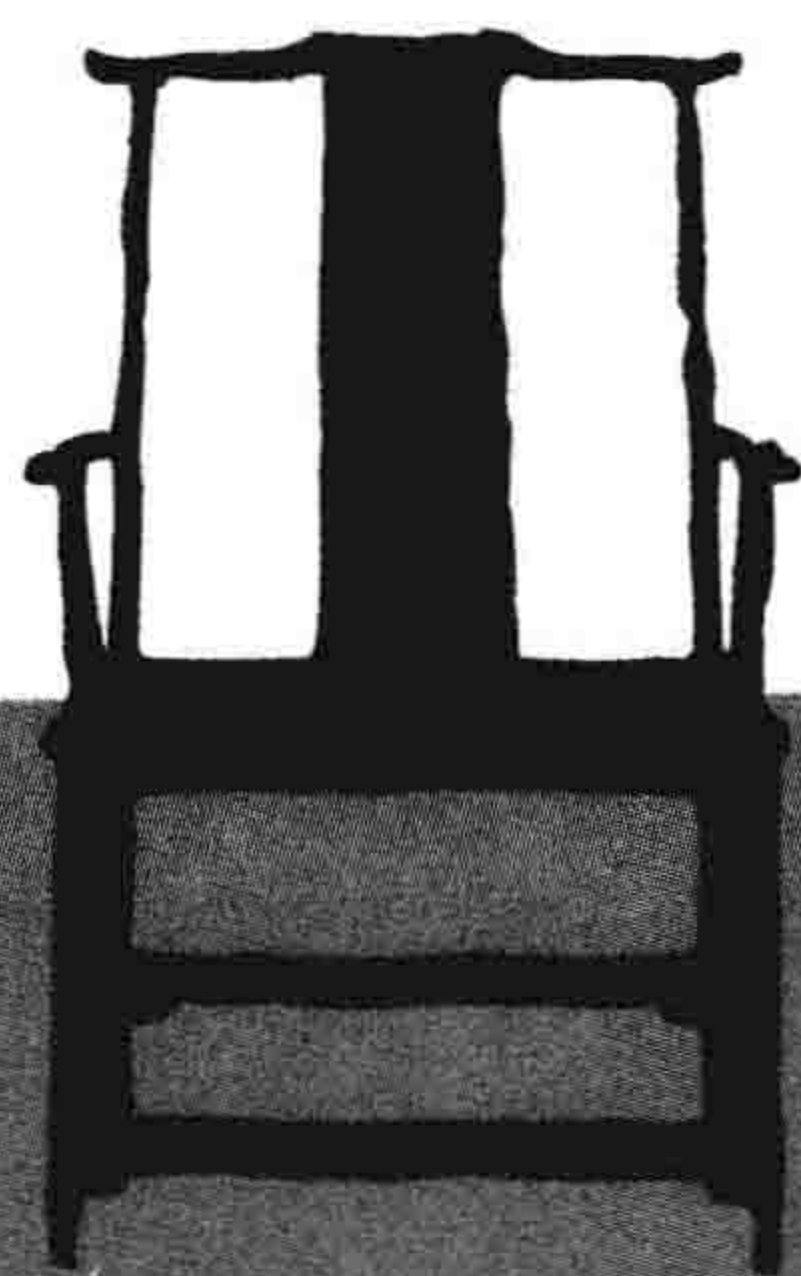


季羨林
主编

华梵灵妙

上

海天出版社



金克木散文精选

华梵灵妙^上

■ 龙协涛 选 编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华梵灵妙：金克木散文精选/金克木著；龙协涛编。
—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01.5

(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/季羨林主编)

ISBN 7—80654—267—1

I. 华… II. ①金…②龙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9472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tph.com.cn>

责任编辑：于志斌 林星海

封面设计：李萌 责任技编：钟愉琼

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1年5月第1版

2006年12月第4次印刷

开本：650×970 1/16 印张：30

ISBN：7—80654—267—1

定价：120.00元（上、中、下）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(图书馆配专供)



金克木

金克木（1912——2000），安徽寿县人，著名学者，北京大学教授。多年来致力于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的研究，著有作品三十余种。主要文学作品有《天竺旧事》、《燕啄春泥》、《燕口拾泥》等。

漫谈散文

(代总序)

季羡林

对于散文，我有偏爱，又有偏见。为什么有偏爱呢？我觉得在各种文学体裁中，散文最能得心应手，灵活圆通。而偏见又何来呢？我对散文的看法和写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的人而已。

我没有读过《文学概论》一类的书籍，我不知道，专家们怎样界定散文的内涵和外延。我个人觉得，“散文”这个词儿是颇为模糊的。最广义的散文，指与诗歌对立的一种不用韵又没有节奏的文体。再窄狭一点，就是指与骈文相对的，不用四六体的文体。更窄狭一点，就是指与随笔、小品文、杂文等名称混用的一种出现比较晚的文体。英文称这为 essay, familiar essay, 法文叫 essai, 德文是 Essay, 显然是一个字。但是这些洋字也消除不了我的困惑。查一查字典，译法有多种。法国蒙田的 Essai, 中国译为“随笔”，英国的 familiar essay 译为“散文”或“随笔”，或“小品文”。中国明末的公安派或竟陵派的散文，过去则多称之为“小品”。我堕入了五里雾中。

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这个名，我正不了。我只好“王顾左

右而言他”。中国是世界上散文第一大国，这决不是“王婆卖瓜”，是必须承认的事实，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中，情况也有分歧。英国散文名家辈出，灿若列星。德国则相形见绌，散文家寥若晨星。印度古代，说理的散文是有的，抒情的则如凤毛麟角。世上万事万物有果必有因。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？我一时还说不清楚，只能说，这与民族性颇有关联。再进一步，我就穷辞了。

这且不去管它，我只谈我们这个散文大国的情况，而且重点放在眼前的情况上。“五四”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在文学范围内，改文言为白话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七十多年以来，中国文学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但是，据我个人的看法，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。小说，包括长篇、中篇和短篇，以及戏剧，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。这是福？是祸？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，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。戏剧亦然，不必具论。至于新诗，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。至今人们对诗也没能找到一个形式。既然叫诗，则必有诗的形式，否则可另立专名，何必叫诗？在专家们眼中，我这种对诗的意见只能算是幼儿园的水平，太平淡低下了。然而我却认为，真理往往就存在于平淡低下中。你们那些恍兮惚兮高深玄妙的理论“只堪自怡悦”，对于我却是“只等秋风过耳边”了。

这些先不去讲它，只谈散文。简短截说，我认为“五四”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。个中原因并不难揣摩。中国有悠久雄厚的散文写作传统，所谓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库中都有极为优秀的散文，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攀比。散文又没有固定的形式。于是作者如林，佳作如云，有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旧日士子能背诵几十篇上百篇散文者，并非罕事，实如家常

便饭。“五四”以后，只需将文言改为白话，或抒情，或叙事，稍有文采，便成佳作。窃以为，散文之所以能独步文坛，良有以也。

但是，白话散文的创作有没有问题呢？有的。或者甚至可以说，还不少。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，说什么：“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‘散’字。”“散”字，松松散散之谓也。又有人说：“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‘随’字。”“随”者，随随便便之谓也。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：写散文随笔，可以随便写来，愿意怎样写，就怎样写。愿意下笔就下笔；愿意收住就收住。不用构思，不用推敲。有些作者自己有时也感到单调与贫乏，想弄点新鲜花样，但由于腹笥贫瘠，读书不多，于是就生造词汇，生造句法，企图以标新立异来济自己的贫乏。结果往往是，虽然自我感觉良好，可是读者偏不买你的账，奈之何哉！读这样的散文，就好像吃搀上沙子的米饭，吐又吐不出，咽又咽不下，进退两难，啼笑皆非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市场，正相反，很多这样的文章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全国性的报刊上。我回天无力，只有徒唤奈何了。

要想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，也并不困难。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人，总想走捷径，总想少劳多获，甚至不劳而获。中国古代的散文，他们读得不多，甚至可能并不读；外国的优秀散文，同他们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而自己又偏想出点风头，露一两手。于是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那样非驴非马的文章。

我在上面提到我对散文有偏见，又几次说到“优秀的散文”，我的用意何在呢？偏见就在“优秀”二字上。原来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，不是最广义的散文，也不是“再窄狭一点”的散文，而是“更窄狭一点”的那一种。即使在这个更窄狭的范围内，我还有更更窄狭的偏见。我认为，散文的精髓在于“真情”二字，这

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：真，就是真实，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；情，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。即使是叙事文，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，平铺直叙者为我所不取。《史记》中许多《列传》，本来都是叙事的，但是，在字里行间，洋溢着一片悲愤之情，我称之为散文中的上品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苏东坡的《范增论》、《留侯论》等等，虽似无情可抒，然而却文采斐然，情即蕴涵其中，我也认为是散文上品。

这样的散文精品，我已经读了七十多年了。其中有很多篇我能够从头到尾地背诵。每一背诵，甚至仅背诵其中的片段，都能给我以绝大的美感享受。如饮佳茗，香留舌本；如对良友，意寄胸中。如果真有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话，我即是也。从高中直到大学，我读了不少英国的散文佳品，文字不同，心态各异。但是，仔细玩味，中英又确有相通之处：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，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；娓娓动听，逸趣横生；读罢掩卷，韵味无穷。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。

至于六七十年来中国并世的散文作家，我也读了不少他们的作品。虽然笼统称之为“百花齐放”，其实有成就者何止百家。他们各有自己的特色，各有自己的风格，合在一起看，直如一个姹紫嫣红的大花园，给“五四”以后的中国文坛增添了无量光彩。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，冰心的灵秀玲珑，朱自清的淳朴淡泊，沈从文的轻灵美妙，杨朔的镂金错彩，丰子恺的厚重平实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至于其余诸家，各有千秋，我不敢赞一词矣。

统观古今中外各家的散文或随笔，既不见“散”，也不见“随”。它们多半是结构谨严之作，决不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轻率产品。蒙田的《随笔》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，我个人认为，在思想内容方面，蒙田是极其深刻的；但在艺术性方面，他

却是不足法的。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，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。

根据我个人多年的玩味和体会，我发现，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，没有哪一个是“散”的，是“随”的。正相反，他们大都是在“意匠惨淡经营中”，简练揣摩，煞费苦心，在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，狠下工夫。文章写成后，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，自然天成，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。空口无凭，有文为证。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是流传千古的名篇。脍炙人口，无人不晓。通篇用“也”字句，其苦心经营之迹，昭然可见。像这样的名篇还可以举出一些来，我现在不再列举，请读者自己去举一反三吧。

在文章的结构方面，最重要的是开头和结尾。在这一点上，诗文皆然，细心的读者不难自己去体会。而且我相信，他们都已经有了足够的体会了。要举例子，那真是不胜枚举。我只举几个大家熟知的。欧阳修的《相州昼锦堂记》开头几句话是：“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，此人情之所荣，而今昔之所同也。”据一本古代笔记上的记载，原稿并没有。欧阳修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敲考虑，把原稿派人送走。但他突然心血来潮，觉得还不够妥善，立即又派人快马加鞭，把原稿追了回来，加上了这几句话，然后再送走，心里才得到了安宁。由此可见，欧阳修是多么重视文章的开头。从这一件小事中，后代读者可以悟出很多写文章之法。这就决非一件小事了。这几句话的诀窍何在呢？我个人觉得，这样的开头有雷霆万钧的势头，有笼罩全篇的力量，读者一开始读就感受到它的威力，有如高屋建瓴，再读下去，就一泻千里了。文章开头之重要，焉能小视哉！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，不能篇篇如此。综观古人文章的开头，还能找出很多不同的类型。有的提纲挈领，如韩愈《原道》之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

义，由是而之焉之谓道，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。”有的平缓，如柳宗元的《小石城山记》之“自西山道口径北，逾黄茅岭而下，有二道。”有的陡峭，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之“六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。”类型还多得很，不可能，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。读者如能仔细观察，仔细玩味，必有所得，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。

谈到结尾，姑以诗为例，因为在诗歌中，结尾的重要性更明晰可辨。杜甫的《望岳》最后两句是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钱起的《赋得湘灵鼓瑟》的最终两句是：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。”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的最后两句是：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”杜甫的《缚鸡行》的最后两句是：“鸡虫得失无了时，注目寒江倚山阁。”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完的。诗文相通，散文的例子，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原因并不难理解。在中国古代，抒情的文或诗，都贵在含蓄，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如食橄榄，贵在留有余味，在文章结尾处，把读者的心带向悠远，带向缥缈，带向一个无法言传的意境。我不敢说，每一篇文章，每一首诗，都是这样。但，文章之作，其道多端；运用之妙，在乎一心。我上面讲的情况，是广大作者所刻意追求的，我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。

“你不是在宣扬八股吗？”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责难了。我敬谨答曰：“是的，亲爱的先生！我正是在讲八股，而且是有意这样做的。”同世上的万事万物一样，八股也要一分为二的。从内容上来看，它是“代圣人立言”，陈腐枯燥，在所难免。这是毫不足法的。但是，从布局结构上来看，却颇有可取之处。它讲究逻辑，要求均衡，避免重复，禁绝拖拉。这是它的优点。有人讲，清代桐城派的文章，曾经风靡一时，在结构布局方面，曾受到八股文的影响。这个意见极有见地。如果今天中国文坛上的某

一些散文作家——其实并不限于散文作家——学一点八股文，会对他们有好处的。

我在上面罗罗嗦嗦写了那么一大篇，其用意其实是颇为简单的。我只不过是根据自己六十来年的经验与体会，告诫大家：写散文虽然不能说是“难于上青天”，但也决非轻而易举行，应当经过一番磨炼，下过一番苦工，才能有所成，决不可掉以轻心，率尔操觚。

综观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，以及外国的优秀散文，篇篇风格不同。散文读者的爱好也会人人不同，我决不敢要求人人都一样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仅就我个人而论，我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，流利而不油滑，庄重而不板滞，典雅而不雕琢。我还认为，散文最忌平板。现在有一些作家的文章，写得规规矩矩，没有任何语法错误，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是毫无问题的。但是读起来总觉得平淡无味，是好的教材资料，却决非好的文学作品。我个人觉得，文学最忌单调平板，必须有波涛起伏，曲折幽隐，才能有味。有时可以采用点文言词藻，外国句法；也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俚语俗语，增添那么一点苦涩之味，以避免平淡无味。我甚至于想用谱乐谱的手法来写散文，围绕着一个主旋律，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；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，形式稍加改变，目的只想在复杂中见统一，在跌宕中见均衡，从而调动起读者的趣味，得到更深更高的美感享受。有这样有节奏有韵律的文字，再充之以真情实感，必能感人至深，这是我坚定的信念。

我知道，我这种意见决不是每个作家都同意的。风格如人，各人有各人的风格，决不能强求统一。因此我才说：这是我的偏见。说“偏见”，是代他人立言。代他人立言，比代圣人立言还要困难。我自己则认为这是正见，否则我决不会这样刺刺不休地

来论证。我相信，大千世界，文章林林总总，争鸣何止百家！如蒙海涵，容我这个偏见也占一席之地，则我必将感激涕零之至矣。

前 言：自拓衢路，百年投影

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说过，大学者，非有大楼之谓也，乃有大师之谓也。北京大学之所以为世人所钦慕，就在于它有一批支撑这座学术殿堂的大师。他们设绛帐，课生徒，许身教育，尽瘁学术，生死以之，无憾无悔。他们一身浩然正气，特立独行，敏锐的思想，渊博的学识，交光互影，薪火相传，形成历久而弥新的学术传统，绵亘而葱茏的学府文脉，此乃构成北大立校之本源也。

自命为大时代的“小人物”的金克木先生就是这批大师之一。他说过，做梦的是诗人，苦干的是凡人，沉思的是智者，人人都是可以有这三种境界，做这三种人。学者的金克木先生是诗人，又是翻译家，还是散文家。他还说过，幻灭，彷徨，摸索，是我的经历，但又是不分先后的，时时都可有这三种境界。其中并不都是失落，也有得的欢欣。得而复失，失而又得，这是我的经历，又曲折反射出我所处的世界。这些话，是他在1997年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集《百年投影》中讲的。何谓“百年投影”？按金先生的解释，他说收入此集的“新旧大小文章中，前半是时代在思想中的投影，后半是盘旋在北京大学上空的淡淡云影”。

金克木先生徜徉中外，思接古今，记事怀人，以情感人，谈学论道，以智启人。既记录了一个智者幻灭、彷徨、摸索的心路历程，又感应着时代的风云变幻、历史进程的前波后浪。岂止是收入那个集子中的文章是百年投影，综观金克木先生这位世纪老人的整个散文，也可以用“自拓衢路，百年投影”来概括。

金克木先生深谙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讲的文章重变通之道。他在《陈年日记一则》中叙述青少年时期他的三哥向他传授文章作法，要求他顺应时世，习文学道，切忌拘泥不变。金先生世事洞明，且情采兼备，以不求闻达于学林的淡泊襟怀，做学问颇有野狐修禅的味道，发为文章自然是自拓衢路，绝无依傍，戒除了内容与形式的偏枯与单一。例如他首创了对话体散文，将思辨融入对话之中，层层剥笋，析理透彻，侃侃而谈，深入浅出，营造了让读者与他对座闲话家常的氛围，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，可亲可感。

金克木先生自拓衢路，概而言之在于他一方面把传统散文学术化，另一方面又把学术论文随笔化。传统散文的特点，文学性很强，篇中也有思想火花的迸发。而读金克木先生的散文，你会深感文如其人，无处不浸润着大学者的气质和秉性，惊叹于文中贮存的广博知识和富赡的学养。仿佛把你请上辩论台，你不得不为缜密的逻辑、精湛的见解所折服，又仿佛把你迎进博物馆，莫测高深的学术积蕴和修养令你有琳琅满目、眼花缭乱之感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感到金克木先生在做着学术论文随笔化的工作。也许你曾经思索过，深奥、博大的学问除了高头讲章的表达形式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言说方式呢？学术用语能不能一改枯燥、板滞乃至晦涩而变得随意、生动、趣味呢？读了金克木先生的散文，你会感到你的设想找到完美的答案。原本中国人做学问一贯推崇

“厚积薄发”，而学术随笔则无疑是“薄发”的好形式。“薄发”不是“易发”，它是经过高明的“熔裁”后变换的另一种言说方式，如同数学中舍弃烦琐的求证而寻求一种简明的求证。所以说，“薄发”是一种言说方式，更是一种做学问臻于举重若轻、出神入化的境界。金克木先生写散文，当然出经入史，旁征博引，但决不是以艰深饰其浅薄，而是通畅中蕴含深奥，随意中透露出匠心。总之，他是大手笔写小品文。

从80年代起，金克木先生出版了多部散文集。此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，经历了“文革”的浩劫，犹如躲过了“焚坑事业”的汉初伏生，其思想精神“若新发于硎”。他心境更趋沉静、彻悟，“而今不复蒙承恩，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”，向着内心穷搜冥讨，“精骛八极，神游万仞”，其学识与性情表露于字里行间，在文坛呈现了一种极富个性的学者散文风貌，与时下某些冠以“文化”的散文集相比，其格调之高下自有霄壤之别。虽然这些文章出自一位老人之手，但青春精神、新潮意识随处可感。金先生在学术上一贯勇猛精进，掌握多种知识参照系，除了对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十分熟悉之外，还对国外的社会思潮、人文学说乃至科技的发展历史和最新动态，都有所涉猎，做到中西合璧，古今参照，旧学邃密，新知深沉，类似于波普尔提倡的“无穷的探索”，这是纯粹学者的大器包举的境界。他在知识的各个领域游弋，跨越了宏观与微观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，尤其是精于印度学，曾学习梵文以及印度哲学、文学，参透佛梵奥理。总之，金克木散文超越常人之处在于，是学者的渊博和理性，思想家的敏锐和机锋，诗人的激情和想象，从而构成了他散文的根本特色。

北京大学是学术界的一支“绩优股”，人文资源富甲天下。燕园钟灵毓秀，未名湖蓬勃蒸腾。金克木先生是北京大学老一辈

学者的杰出代表，他和北大有着殊胜因缘。当我们捧读金先生的这本散文选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如同解读北大的感觉呢？

龙协涛

2000年4月于北京大学

目 录

上 册

漫谈散文（代总序）	季羨林	1
前言：自拓衢路，百年投影	龙协涛	1
鸟巢禅师		1
孟加拉香客		7
西藏朝圣者		14
鹿苑三少年		18
德里一比丘		23
“欧亚型”女郎		28
沉默之塔		34
二等半车厢		38
四十三年前		47
两位母亲		50
三个姐姐		54
二嫂		59
第一个女朋友		64